

卷六十五

漢高祖

隱帝

周太祖上

卷六十六

周太祖下  
世宗

恭帝

歷代通鑑纂要

卷六十五

之六十六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六十五

起丁未  
至辛亥

未丁

二月漢高祖劉知遠立仍稱晉天福十二年六月改號漢是歲晉亡漢興并蜀南漢南唐凡四年國吳越凡湖南荆南三鎮南

契丹德光入大梁殺張彥澤景延廣自殺

正月朔百官遙辭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

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命起改服撫慰之晉

主太后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至明德門

下馬拜而後入日暮復出屯於赤岡百姓爭投牒

疏彥澤罪遂與傅住兒俱斬北市彥澤前所殺士



通鑑卷之五十三  
一  
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詬罵。以杖扑之。市人爭破腦取髓。鬻其肉而食之。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宿陳橋。夜扼吭而死。

契丹封晉主重貴為負義侯。徙之黃龍府。

契丹主使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以兵守之。數遣使存問。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司馬氏光曰。高祖以地尊勢重。迫於猜嫌。親執臣

子之禮。以事戎狄。賂之土田。藉其兵力。以取天下。夫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國家未治。不可以應敵。齊王舍桑維翰之深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修。而外挑強隣。使黎民塗野草。胡騎汙宮闕。生為降虜。死為羈魄。非不幸也。

契丹以李崧為樞密使。馮道為太傅。晉諸藩鎮皆降。契丹引兵入宮。諸門皆以契丹守衛。謂晉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以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為太傅。於樞密院。祇候。契丹主遣使以詔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

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一  
一  
上表稱臣。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拒契丹。而雄武節度使何重建以秦階成州降蜀。故晉主重貴發大梁

晉主與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接送。又遣趙瑩馮玉李彥韜與之俱。在塗供饋不繼。或時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傾貲以獻。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寨。嘆曰。天乎。我家何負。為此賊所破。慟哭而去。

晉劉知遠遣使奉表於契丹

初晉主忌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以為北面行營都統。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富彊。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乃分兵守四境。奉表稱臣。契丹主賜詔褒美。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柎。胡法以優禮大臣。如漢賜几杖之比。

唐主立其弟景遂為太弟

契丹行朝賀禮。大赦。以趙延壽為中京留守。

契丹主召晉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衛於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乞為皇太子。契丹主曰。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燕王所可為也。因遷延

壽中京

時契丹以恒州為中京

留守

晉劉知遠稱帝於晉陽

河東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從之。知遠即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

稱天福十二年。詔諸道為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胡氏寅曰。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為此善於彼。蓋梁篡唐而後唐代之。晉為契丹所滅而漢興焉。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敬瑭之奪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虜擊。知遠不救。固為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柄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勳舊重將。如知遠。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國。責李崧。而後世不當以幸禍責知遠也。

晉主知遠自將迎故晉主重貴。至壽陽而還。知遠自將東迎。出帝至壽陽。聞已過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出帝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至錦州。令拜阿保機墓。出帝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馮后求毒藥。欲與出帝俱自殺。不果。

### 晉主知遠還晉陽

知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

之。中外大悅。

### 契丹以李從益為許王

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淑妃。詣大梁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以從益為許王。復歸于洛。

### 契丹以張礪和凝同平章事

### 契丹行入閣禮

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

胡氏寅曰。衛宣公淫亂。遂為狄所滅。晉室三綱絕。遂召五胡之亂。唐世家法不正。又好結戎狄。非獨

當其世。數困於猾夏。流及五代。更七八傳。其甚則至此。而天下之亂極矣。堯舜修德而建士師。三王自治而立司寇。謹華夷之辨。禁侵亂之階。所以深扶人理。慮末流之若此。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罹其凶害也。

契丹以蕭翰為宣武節度使。

契丹主謂晉百官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乃以汴州為宣武軍。以蕭翰為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為契丹主后。始以蕭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吳越復遣兵救福州。敗唐兵。遂取福州。

契丹德光發大梁。

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諸軍吏卒。從者皆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

晉主知遠以其弟崇為太原尹。

晉以劉信。史弘肇。為侍衛指揮使。楊邠。為樞密使。郭威。為副使。王章。為三司使。

晉以蘇逢吉。蘇禹珪。同平章事。

晉以折從阮。為永安軍節度使。

從遠入朝。更名從阮。置永安軍於府州。

晉以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

契丹以船載晉鎧仗。沂河歸國。命寧國都虞候武行德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遂乘虛入據河陽。遣弟行友奉蠟表詣晉陽。知遠以行德為河陽節度使。

契丹耶律德光死於殺胡林。趙延壽入恒州。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羝。趙延壽恨契

丹主負約。即日引兵入恒州。契丹永康王兀欲。東丹王之子也。以兵繼入。契丹諸將密議奉以為主。延壽不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

契丹兀欲執趙延壽而自立

兀欲召延壽及張礪等飲。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從容謂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與俱入。良久。兀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籌。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邪。



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宣契丹主遺制。即皇帝位。尋勒兵出塞。以麻荅為中京留守。晉以劉崇為北都留守。

知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知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汭定矣。知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為北

### 京留守

楚文昭王希範卒。弟希廣嗣。

希廣。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希範卒。將佐議立之。

晉主知遠發太原。出晉絳。

晉史弘肇克澤州。契丹將崔廷勳等遁去。

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降。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為人沈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搃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知遠自晉陽

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知遠由是倚愛之。

契丹將蕭翰劫李從益稱帝於大梁。遂北走。從益避位。

翰聞劉知遠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矯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恒州。淑妃從益。匿於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翰立以為帝。帥諸酋長拜之。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子母單弱如此。而為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

乃用趙遠。翟光。鄴策。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迎知遠。仍出居私第。

吳越忠獻王弘佐卒。弟弘侗嗣。

晉主知遠入洛陽。遣使殺李從益。

知遠至洛陽。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聞者泣下。

晉主知遠入大梁。諸鎮多降。始改國號曰漢。

知遠發洛陽樞密院吏魏仁浦。自契丹逃歸。郭威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強記精敏。威由是親任之。知遠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復以汴州為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

契丹兀欲幽其祖母於木葉山。

契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王為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以李彥韜為排陳使。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故數年之中。不暇南寇。漢以杜重威為歸德節度使。重威拒命。漢發兵討之。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內常疑懼。移鎮制下。拒而不受。遣其子質於麻荅。以求援。麻荅遣其將楊衮。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為招討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王章白帝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克贍。

恒州將何福進李榮。逐契丹將麻荅。遣使降漢。

漢以竇貞固李濤同平章事

初漢主與竇貞固俱事晉高祖。雅相知重。及即位。欲以為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者。逢吉與李濤善。因薦之。會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以待其弊。行周女為重威子婦。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愛賊不攻。由是二將不協。漢主恐生他變。欲自將擊重威。意未決。濤上疏請親征。漢主大悅。以濤有宰相器。制貞固濤並同平章事。

漢主如澶魏勞軍杜重威出降

漢主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行周言曰。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漢主然之。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汴。漢主至。盡殺之於繁臺之下。至是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漢主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為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重威食竭力盡。開門出降。城中餒死者什七八。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之。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貲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為太傅。重威每出

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  
司馬氏光曰。殺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  
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  
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姦。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  
運之不延也。宜哉。

### 漢主還大梁

吳越統軍使胡進思廢其君弘侬而立其弟弘俶。  
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弘侬惡之。進思恨怒不  
自安。弘侬與指揮使何承訓謀逐之。承訓反以謀  
告進思。進思作亂。帥親兵戎服入見。弘侬叱之不

退。猝愕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  
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弘俶。

中戊

漢乾祐元年二月隱帝承  
祐立。是歲凡四國三鎮。

漢遣將軍王景崇等經畧關中

漢主更名暉

漢以馮道為太師

吳越遷故王弘侬於衣錦軍

吳越王弘俶遷故王弘侬於衣錦軍。遣都頭薛溫  
將親兵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  
當以死拒之。

漢主暲殂。杜重威伏誅。周王承祐立。

漢主大漸。楊邠忌侍衛指揮使劉信。立遣之。鎮信不得奉辭。雨泣而去。帝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是日殂。逢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皆斬之。磔尸於市。市人爭啖其肉。二月。立皇子承祐為周王。有頃發喪。漢主在位二年。年五十四歲。

吳越指揮使何承訓伏誅。

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吳越王弘俶惡其反覆。且懼召禍。執承訓斬之。進思屢請殺廢王弘侗。弘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溫害之。溫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夜遣其黨二人踰垣而入。弘侗闔戶大呼。溫聞之。率衆而入。斃之。庭中。入告弘俶。弘俶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俶畏忌進思。曲意下之。進思亦內憂懼。未幾疽發背死。弘侗由是獲全。

漢徵鳳翔兵詣闕。行至長安。軍校趙思綰據城作亂。遣郭從義討之。

以趙暉為鳳翔節度使。以王景崇為邠州留後。

漢李濤罷

蘇逢吉等遷補官吏。楊邠以為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李濤等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為急。且二樞密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太后怒。以讓漢主。漢主因以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為之。他人無預。乃罷濤政事。

漢護國節度使李守貞反。遣白文珂。王峻討之。漢以楊邠同平章事。郭威為樞密使。

漢主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己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制以邠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郭威為樞密使。自是政事盡決於邠。

漢王景崇叛降于蜀

景崇遷延不之邠州。閱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牒邠州會兵。至是降蜀。亦受李守貞官爵。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募兵備契丹。

初高祖鎮河東。崇與郭威爭權有隙。及威執政。崇憂之。判官鄭珙勸崇為自全計。崇遂表募兵四指

揮。自是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  
供財賦。皆以備契丹為名。朝廷詔令。多不稟承。  
漢以郭威為西面招慰安撫使。

漢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繼遣諸將討之。久  
無功。漢主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以郭威為西面軍  
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於馮道。道  
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  
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  
威。

胡氏寅曰。自唐莊宗以不賜士卒賈怨致亡。是後

皆用賂販國。郭馮二公。豈不知也。威素總師旅。何  
資道之計謀。道素以儒士自居。何遽為威畫策。蓋  
威以道累朝重望。嘗試問之。而道以威已得兵柄。  
因而語之。而二公相與之心。冥於言意之表矣。或  
曰。威欲圖大事。則有之道。必不至是也。曰。隱帝幼  
冲。政柄二三。楊史諸人。才智皆出威下。道老於販  
國。固知竒貨之可居矣。

漢郭威督諸將圍李守貞於河中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  
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



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倚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讀曰憑乘也。城而鬪。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

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况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以縻之。不足慮也。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珂帥之。剗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又謂諸將曰。守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仆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卒。以其子保融知留後。

漢乾祐二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酉巳

漢以靜州隸定難軍

詔以靜州隸定難軍。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亦以恩澤羈縻之。

契丹遷故晉主重貴於建州

晉李太后詣契丹主。請依漢人城寨之側。給田耕桑。以自贍。契丹主許之。并晉主遷於建州。未至。安太妃卒於路。遺令焚骨南向颺之。既至建州。得田八十餘頃。令從者耕以給食。

趙思綰遣使請降于漢

漢郭從義誘趙思綰殺之

漢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殺

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貞與妻子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所署將相國師總倫等。送大梁。磔於市。

漢郭威以白文珂為西京留守

西京留守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肩輿出迎。威怒不見。即以頭子命白文珂代守恩。朝廷不之問。

歐陽氏修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

亂從之。五代之際是矣。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郭威以一樞密使頭子。更置之如更戍卒。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威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漢加郭威侍中。威請加恩。將相藩鎮從之。

威至大梁入見。賜勞甚厚。辭曰。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兵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乃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

司侍衛。使九人如一。加威兼侍中。史弘肇中書令。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楊邠。僕射。諸大臣議以執政既溥。加恩恐藩鎮觖望。亦徧加恩。有差。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為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胡氏寅曰。郭威此舉。推馮道不愛官物。以賞士卒之意。而廣之者也。蓋不待他日即位班賞而已。收中外之心矣。

吳越募民墾田

吳越王弘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

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弘俶杖之。國門國人皆悅。

漢趙暉攻鳳翔。主景崇自殺。

三叛既平。漢主浸驕縱。與左右狎暱。與飛龍使後匡贊。茶酒使郭允明。為度辭醜語。太后屢戒之。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昭即昭遠

庚戌

漢乾祐三年是歲四國三鎮漢亡

漢以郭威為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

漢朝以契丹入寇。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

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漢主從之。仍詔河北甲兵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弘肇怨逢吉異議。自是將相始有隙。

漢以郭榮為貴州刺史。

榮本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為子。

漢以折德宸為府州團練使。

德宸。從阮之子也。

郭威赴鄴。

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郊。史弘肇。皆先帝舊臣。願陛下推心任之。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愚。帝歛容謝之。威至鄴都。以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疆場。嚴守備。無得出侵掠。契丹入寇。則堅壁清野以待之。

### 漢大風

漢宮中數有恠。大風發屋拔木。吹擲門扉。起十餘步而落。漢主召司天監趙延義。問以禳祈之術。對

曰。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漢主曰。何謂修德。對曰。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胡氏寅曰。延義之言。可亞於康澄矣。然當漢季而欲取法貞觀。必有先務。隱帝懼而思。思而問。延義必有所對。帝方驕侈。何以革其心。大臣皆刀筆武夫。何以善其後。當時之患。惟此為大。使帝知警戒。而不敢肆。大臣得賢才而各勝任。則周亦焉能取之乎。

### 故晉太后李氏卒于契丹

后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

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周顯德中。有自契丹來者。云晉主及馮后尚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

十一月朔日食

胡氏寅曰。漢隱在位三年。無歲不日食。日亦隱之表乎。曰。稱皇帝。據中土。雖無其德。而有其位矣。夫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人必以位期之。居其位而無其德者。人亦必以德望之。天人一也。故雖昏庸之君。垂亡之世。天理固自若也。

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祐。

漢主自即位以來。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門無私謁。雖不却四方饋遺。然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章捃撫遺利。吝於出納。供饋不乏。國家粗安。然章聚斂刻急。百姓愁怨。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高其估而給之。漢主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朝政。邠等屢裁抑之。太后弟武德使李

業求宣徽使不得。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為宣徽使。亦久不補。聶文進後匡贊。郭允明皆有寵。而久不遷官。劉銖罷歸。久未除官。共怨執政。漢主賜伶人錦袍玉帶。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之。漢主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蘇逢吉與弘肇有隙。屢以言激業等。漢主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入白太后。太后不可。漢主拂衣而出。業等以告閻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辭不見。與邠章入朝。殿中甲士出而殺之。遣

供奉官孟業。齎密詔令鎮寧李洪義殺王殷。又令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及監軍王峻。又急詔徵高行周、符彥卿、郭從義、慕容彥超、李穀入朝。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劉銖權知開封府。李洪建權判侍衛司事。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孟業至澶州。殷囚業。以詔示郭威。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邠等寃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荊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

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願從公入朝。自訴。蕩滌鼠輩。以清朝廷。趙修已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也。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崇威前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捨匕筋入朝。漢主悉以軍事委之。威至封丘。人情恐懼。漢主自出勞軍。扈從軍甚盛。至暮不戰而還。來日再出。既陳。彥超引兵退。諸軍奪氣。彥超遂與十餘騎奔還兗州。漢主為亂。

兵所弑。在位三年。年二十歲。蘇逢吉。閩晉卿。郭允明。皆自殺。威至。劉銖射之。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諸軍大掠通夕。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至晡乃定。遷隱帝梓宮於西宮。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 漢迎武寧節度使劉贊於徐州

郭威奏請早立嗣君。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贊。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贊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於是郭威與王峻議立贊。帥百



通鑑卷之五十三  
二十三  
官表請太后誥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秘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威之討三叛也。見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誰為之。使者以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至是令草誥。令具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

### 漢太后臨朝

郭威帥羣臣請之也

漢以王峻為樞密使。王殷為侍衛都指揮使。

漢以范質為樞密副使。

馬希萼陷潭州。殺楚王希廣而自立。

漢郭威至澶州。自立而還。王峻。王殷遣兵拒劉贇。以太后誥廢為湘陰公。令郭威監國。

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挾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下書撫諭大梁士民。勿有憂疑。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勸進。贇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贇大懼。郭威召馮道先歸。

贊謂之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事危矣。公何以為計。道默然。崇威遷贊於外館。太后誥廢贊為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太后誥以侍中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

亥辛

郭威稱皇帝。國號周。

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北漢主劉崇乾祐四年。是歲周代漢北漢建國。凡五國三鎮。

漢太后下誥。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國號曰周。改元大赦。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

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負宮人。薦享守戶。並如故。

漢太后遷居西宮。

號昭聖太后。

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請湘陰公歸晉陽。

初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驤。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踰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

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驤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及贊廢。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公勿以為憂。

### 周以王殷為鄴都留守

周主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以腹心處之。以殷為留守。領軍如故。仍以侍衛司從赴鎮。

### 周主威弒漢湘陰公贊於宋州。漢劉崇稱帝於晉陽。

劉崇即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以判官鄭珙趙華同平章事。次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副使李存瓌為代州防禦使。謂諸將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李驤立祠。歲時祭之。司馬氏光曰。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

騎北旋中州之主。故雍容南下而天下歸之。豈其才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為也。夫根踈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名。而政非已出。民不知君。輕信羣小之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享國之短。未有若茲者也。

### 周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

周主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為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詔悉罷之。又詔曰。朕生長軍

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

### 北漢主遣其子承鈞將兵伐周。不克

周主以其養子榮為鎮寧節度使

選朝士為之僚佐。以王敏。崔頌為判官。王朴為掌書記。朴。東平人也。

### 周主毀漢宮寶器

周主悉出漢宮中寶玉器。碎之於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側。茲事不遠。宜以為鑒。仍戒左右。自今珍華

悅目之物。毋得入宮。

胡氏寅曰。召公曰。不貴異物。則民乃足。明主受遠。邇所獻者。惟服食器用而已。郭太祖起於卒伍。非知古訓者。獨鑑于漢隱。偶合帝王之盛節。其識有過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為上。唐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餘無稱焉。

周加吳越王弘俶諸道兵馬都元帥

吳越奉其廢王弘侖居東府

吳越王弘俶徙弘侖居東府。為築宮室。治園圃。娛悅之。歲時供饋甚厚。

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

初周主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周主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周主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彊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畧。論議忼慨。善譬喻。以開主意。

楚朗州將王逵等。逐其節度使。推劉言為留後。

武平節度使馬光惠。愚懦嗜酒。王逵周行逢。何敬真。謀以辰州刺史劉言。驍勇得夷狄心。廢光惠。推

言權武平留後

契丹遣使如北漢。冊命其主崇。更名旻。

契丹燕王述輒。弒其主兀欲而自立。述律討殺述輒而代之。

楚將徐威等作亂。廢其君希萼。立希崇為武安留後。楚人復立希萼。居衡山。

唐遣邊鎬將兵擊楚。馬希崇降。

唐以邊鎬為武安節度使。遷馬氏之族于金陵。南漢取桂州。盡有嶺南地。

唐以馬希萼鎮洪州。希崇鎮舒州。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六十五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六十六

起壬子  
至巳未

**子壬**

周廣順二年是歲周南漢蜀唐北  
漢凡五國兵越湖南荆南凡三鎮

周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反周發兵討之

北漢攻周府州折德扆敗之遂取岢嵐軍

唐以馮延巳孫晟同平章事

周主自將討兗州克之慕容彥超自殺

周主如曲阜謁孔子祠拜其墓

周主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

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

遂拜。又拜孔子墓。命禁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

武平留後劉言遣兵攻潭州。唐節度使邊鎬棄城走。言遂取湖南。

周慶州野鷄族反。遣折從阮討之。徙從阮為靜難節度使。

周平章事李穀辭位不許。

穀以病臂辭位。周主遣中使諭旨曰。卿所掌至重。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穀不得已。復視事。穀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令刻名印用之。

### 周立訴訟法

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容訴。

唐馮延巳孫晟罷。削邊鎬官爵。流饒州。

周廣順三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周以劉言為武平節度使。

劉言上表於周。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請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許之。以言為武平節度。制置武安。



靜江等軍事

周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

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姦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得牛萬計。以給農民。使歲輸租。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主素知其弊。李穀亦以為言。敕悉罷之。以其民隸州縣。田廬牛具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為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

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周主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唐草澤邵崇上言。近游淮上。聞周主恭儉。增修德政。吾兵新破於潭朗。恐其有南征之意。宜為之備。

周鎮寧節度使郭榮入朝

故李守貞騎士馬全義從榮入朝。召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全義忠於所事。昔在河中。屢挫吾軍。汝輩宜效之。

周貶王峻為商州司馬

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顏衍、陳觀為相。周主曰：進退宰輔，不可倉猝。俟更思之。峻語浸不遜。峻退。周主幽峻別所。召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專務間阻，無君如此。誰則堪之。乃貶峻商州司馬，以病卒。

周主以郭榮為開封尹，封晉王。

周九經板成

初唐明宗之世，令國子監校正九經，刻板印賣。至是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是時蜀母昭裔亦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

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亦盛。

王逵襲破朗州，執劉言殺之。

唐大旱

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度淮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鬪而北。周主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詔以舟車運載者勿予。

王逵還潭州，以周行逢知朗州事。

周築郊社壇，作太廟於大梁。

周主自入秋，得風痺疾。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周

主欲祀南郊。又以自梁以來。郊祀常在洛陽。疑之。執政曰。天子所都。則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陽。於是始築圓丘社稷壇。作太廟於大梁。

寅甲

周顯德元年正月世宗睿武孝文皇帝崇立北漢乾祐七年孝和帝鈞立是歲凡五國三鎮

### 周以晉王榮判內外兵馬事

時羣臣希得見。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

### 周主疾篤。詔晉王榮聽政

初。周主在鄴都。竒愛小吏曹翰之才。使之事晉王榮。榮鎮潭州。以為牙將。榮入尹開封。翰請問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醫藥。柰何。

猶決事於外邪。榮感悟。即日入止禁中。周主疾篤。停諸司細務。勿奏。有大事。則晉王榮稟進。止宣行之。屢戒榮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壙中無用石。以甃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下宮。置宮人。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 周以王溥同平章事

周主命趣草制相溥宣畢曰吾無恨矣

周主威殂

在位四年年五十一歲

晉王榮立

北漢主以契丹兵擊周周昭義節度使李筠逆戰敗績

周主自將與漢戰于高平漢兵敗績周將樊愛能何徽等伏誅

世宗欲自將禦漢兵羣臣皆曰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世宗曰崇

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此必自来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世宗不悅惟王溥勸行乃命道奉梓宮赴山陵遂發大梁至懷州兼行速進進宿澤州東北北漢主軍高平南明日周前鋒擊之北漢兵却世宗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西衆頗嚴整周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世宗志氣益銳命白重贊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張永德將禁兵自衛介馬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名

契丹時東北風盛。俄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廷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其主曰。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麾東軍先進。擊周右軍。合戰未幾。周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降北漢。世宗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趙匡胤時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馬

仁瑀躍馬引弓。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殿前行首馬全義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元徽前畧陳。馬倒為周兵所殺。北軍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追至高平。僵尸滿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夕世宗野宿。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愛能等聞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明日休兵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為効順。指揮遣戍淮上。餘二千餘人。賜資裝縱遣之。北漢主帥百餘騎。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筋。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衰老力憊。殆不

能支。僅得入晉陽。世宗欲誅樊愛能等。猶豫未決。晝卧帳中。張永德侍側。因以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徼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永德稱匡胤之智勇。世宗擢為殿前都虞候。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

周遣行營部署符彥卿督諸將攻北漢。至晉陽。孟縣汾遼州降。

世宗遣符彥卿等北征。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勞。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州縣亦繼有降者。世宗始有兼并之意。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

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翁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氏修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况為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馮道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當時天下國家可知也。

臣等謹按馮道反君事讎。姦臣之尤也。而時人顧推其德量。謂其能全身遠害於亂世。宋儒蘇轍。至以盛德許之。且悲其不幸而立於暴君驕將之間。繆矣。惟歐陽修之論。辭嚴義正。可為萬世人臣之律令。觀人者。不可不知所擇也。

### 周立后符氏

王逵徙治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

周主攻晉陽不克。引軍還。

折德扆將州兵來朝。復置永安軍。以德扆為節度使。世宗以違眾議。破北漢兵。自是政無小大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曰。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謂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耳。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

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無乃失為政之本乎。不從。

周加吳越王弘做天下兵馬都元帥

周以魏仁浦為樞密使

周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為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

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柰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道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趙匡胤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

胡氏寅曰。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紓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既得柄制輕重之權。且其言曰。兵務精不務多。柰何浚民膏血。養此無用之物。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北漢主旻殂。子鈞立。

北漢主殂。告哀于契丹。契丹冊命承鈞為帝。更名鈞。鈞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其事契丹表稱男。契丹賜詔。謂之見皇帝。

周顯德二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周制給漕運斗耗

自晉漢以來。漕運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至是詔每斛給耗一斗。

周遣使如夏州

李彝興以折德宸亦為節度使。耻之。塞路不通。周使。世宗謀於宰相。對曰。夏州邊鎮。朝廷每加優借。府州褊小。得失不係重輕。且宜撫諭彝興。庶全大體。世宗曰。德宸數年以來。盡力以拒劉氏。柰何一旦棄之。且夏州惟產羊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我若絕之。彼何能為。乃遣供奉官齎詔書責之。彝興惶恐謝罪。

周制舉令錄法

初令翰林學士兩省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胡氏寅曰。保任天下之至難也。夫中人已上。不萬

一焉。中人已下。滔滔是也。誠知其人。今不為是。安知其它。日之渝與不渝也。而况其下者乎。故連坐之法。似美而實弊。似美。故其初激昂。實弊。故其終廢格。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拔真賢。以為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如儲木於山。育魚於淵。惟君所取。此非一日之力也。立法保任。苟給目前。策之下者也。

### 周詔群臣極言得失

詔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

識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 周以王朴為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曰。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

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息德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歛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

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疆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事見顯德元年力竭氣阻。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世宗欣然納之。

周遣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

世宗謀取秦鳳。求可將者。王溥薦宣徽使向訓。詔訓與景偕趣秦州。

### 周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

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廢寺院三萬餘所。

胡氏寅曰。寺皆宜廢。不為有敕額而可存。僧不可度。不為有尊長之命而可度。是時僧尼合六萬餘

人。歸之南畝。則力農也。拘之尺籍。則健卒也。知百農未贍一兵。而此六萬人者。凡仰食幾農夫矣。豈世宗未之思邪。

### 周主親錄囚於內苑

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寃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世宗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為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 周始鑄錢

世宗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敕立監采銅鑄錢。唯法物軍器及寺

觀鍾磬鈸鐸之類聽留外。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輸官受直。過期匿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司馬氏光曰。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 周王景敗蜀師取秦階成州

蜀主遣李廷珪。伊審徵。拒周兵。王景遣裨將將兵趣唐倉。扼蜀歸路。蜀將戰敗。秦州判官趙玘舉城

降。成階二州皆降。百官入賀。世宗舉酒屬王溥曰。邊功之成。卿擇帥之力也。世宗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為民除害。差可自安耳。

### 周遣李穀督諸軍伐唐

唐主性和柔。好文華。而喜人順已。由是諛臣日進。政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為之出師。又遣使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周以李穀為淮南前軍部

署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

周王景克蜀鳳州。擒其節度使王環。都監趙崇溥死之。

王景等圍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絕蜀之援兵。遂克鳳州。擒其節度使王環。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千人。崇溥不食而死。詔將士願留者優其俸。賜願去者給資裝。四州稅外科徭悉罷之。

唐遣兵拒周師於壽州。周師擊敗之。

周樞密使鄭仁誨卒。

仁誨卒。世宗欲臨其喪。近臣奏。歲道非便。世宗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有。往哭盡哀。

吳越遣使入貢于周。

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周以詔諭之。使出兵擊唐。

丙辰  
周顯德三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周主自將伐唐。大敗唐兵。斬其將劉彥貞。

周以李重進為都招討使。李穀判壽州行府事。

周主命趙匡胤將兵襲唐滁州。克之。擒其將皇甫暉。姚鳳。

先是周李穀等為浮梁。自正陽濟淮。至是下蔡浮梁成。世宗自往視之。命匡胤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驚走入滁州。斷橋自守。匡胤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匡胤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匡胤突陣擊暉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薊人趙普。至是范質以為滁州判官。匡胤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匡胤益奇之。匡胤威名日盛。每臨陣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為敵所識。匡

胤曰。吾固欲其識之耳。

岳州團練使潘叔嗣殺王逵迎周行逢入朗州。行逢討叔嗣斬之。

唐主以其弟齊王景達為元帥。將兵拒周師。

唐主以景達為諸道兵馬元帥。將兵拒周。以陳覺為監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為哉。不從。

唐兵攻六合。趙匡胤擊破之。

唐齊王景達將兵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匡胤曰。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

彼必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匡胤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溺死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將士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劒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 周主如渦口

渦口作新浮梁成。世宗幸之。欲遂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世宗嘗怒質儀欲殺之。質入救。世宗起避。質趨前伏地叩頭曰。儀罪不至死。

臣為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世宗意解。乃釋之。

### 周主還大梁。留李重進圍壽州

唐遣員外郎朱元。將兵復江北諸州。

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畧。唐主以為能。故用之。

### 周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

唐朱元等取舒和鄆州。周揚滁州守將皆棄城。并兵

### 攻壽州

初。唐人以茶鹽彊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



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民皆失望。相聚山澤。操農器為兵。積紙為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為所敗。所得諸州。多復為唐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主者。命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糒以送之。滁州守將亦棄城引兵趣壽春。

### 周作欽天曆

王朴與司天少監王處訥所撰也。

### 周以王朴為樞密副使

### 周立二稅起徵限

世宗謂侍臣曰。近朝徵歛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

### 周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入朝。除太師。遣還鎮。

審琦鎮襄州十餘年。至是入朝。除守太師。遣還鎮。審琦感悅。世宗謂宰相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雖有欲效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

### 周以趙匡胤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匡胤表趙普為節度推官

周顯德四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周主復如壽州。大破唐兵。唐元帥景達奔還。

先是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世宗以為恨。反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車駕發大梁。命王環將之。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大驚。三月。世宗渡淮。抵壽春城下。躬探甲冑。軍於紫金山南。命趙匡胤擊唐寨破之。斷其甬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朱元帥舉寨萬餘人降。

周其餘衆沿流東潰。世宗與諸將夾岸追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景達陳覺皆奔歸金陵。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唐節度使劉仁贍死之。周以壽州為忠正軍。徙治下蔡。

世宗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周主之父光祿卿致仕柴守禮犯法。周主不問。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韓令坤之父遊處。恃勢恣橫。洛人畏之。謂之十阿父。世宗既為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世宗知而

不問

胡氏寅曰。世宗不知其姓出於柴氏。而守禮又亡。則無責矣。其父固在。乃以元舅處之。果何義也。然則宜柰何。為郭氏立後。封以大國。如周之杞宋。得用天子禮樂。以不忘撫愛富貴之恩。而復姓曰柴。尊守禮為太上皇。立柴氏宗廟。以別生分類。正本始以示天下。則其道並行而不相悖矣。歐陽公以守禮殺人。世宗不問。為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夫既以元舅處之。何名為父子。且曰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殺其父。則滅天性。孰為重。

夫事固皆當權輕重而執其中。然非可以殺父而論之也。故孟子發明父子之重。至以天下為敝屣。乃可與權者矣。

周主還大梁

周宦者孫延希伏誅

周修永福殿。命延希董其役。世宗至其所。見役徒有削梯。音肺。木所也。為七。音比。瓦中噉飯者。大怒。斬延希。

周作刑統

詔以律令文古難知。敕格煩雜不一。命守御史張湜等。訓釋刪定為刑統。

周以王朴為樞密使

周以竇儼為中書舍人

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禮儀。考正鍾律。作通禮正樂。又以為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乞令宰相各舉所知。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期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有負無

職者太半。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考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世宗善之。

周主自將伐唐。攻濠泗州。

唐泗州降周。周主追擊唐兵。至楚州。大破之。

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周。世宗自至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爭獻芻粟。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唐戰船數百艘。保清口。世宗自將追至楚州西北。大破之。趙匡胤擒其應援使陳承昭。以歸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唐濠州降周。周主進兵攻楚州。遣兵取揚泰州。

干戊

周顯德五年唐中興元南漢主銀  
大寶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 周師拔唐靜海軍

周拔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世宗遣使如吳越。語之曰。卿去雖汎海。還當陸歸。已而果然。

周主克唐楚州。唐防禦使張彥卿死之。

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世宗自督諸將攻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眾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床以鬪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胡氏寅曰。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褊狹者宜廓以寬。弘。急促者宜導以紆緩。世宗之短。李穀。范質。王溥。王朴。二三大臣。所當濟其不及。而泄其過也。太平之功。非一日所能就。而世宗意在速成。故威武雖暢。而德信未下。觀楚州之不下。而甘心盡死如此。則亦異於雲霓之望。時雨之師矣。故圖大業者。速成不若羨成也。

周主臨江。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主罷兵引還。

世宗入迎鑾鎮。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恐。遂南渡。又耻降號稱藩。乃遣陳覺奉表。請聽

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舒蘄黃未下。覺見周兵之盛。白世宗請遣人渡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為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世宗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唐主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

### 周汴渠成

浚汴口。導河流達于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

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

唐王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平章事馮延巳。嚴續。樞密使陳覺。皆罷。初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是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為小朝邪。眾嘿然。

南漢主晟殂。子鋹立。

鋹年十六。國事皆決於龔澄。樞廬瓊仙等。臺省備

位而已

周遣閣門使曹彬如吳越

周遣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反，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世宗曰：「卿之奉使者，乞勻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周遣使均定境內田租

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庭。欲均天下租稅，先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至是，詔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又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戶為團，團置耆長三人。又詔凡諸色課戶及俸戶，並勒歸州縣，其幕職州縣官自今並支俸錢及米麥。

周命竇儼撰通禮正樂

周顯德六年六月恭帝宗訓立是歲凡五國三鎮

周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

初有司將立正仗，宿設樂懸於殿庭。世宗觀之，見鐘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

未已

討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王朴素曉音律。詢之。朴上疏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蓋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入之心。樂之廢缺。無甚於今。臣謹如古法。以柷黍定尺。長九寸。徑二分。為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為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弦。其長九尺。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一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為一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然。乃行之。

### 周淮南饑

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胡氏寅曰。世宗視民猶子。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五代十二君。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為最。蓋自唐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



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宗有君人之德。行不忍人之政。宜其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四海賓服也。

周主自將伐契丹。取瀛。莫易。置雄霸州。遂趣幽州。有疾乃還。

周主立其子宗訓為梁王。

周以魏仁浦同平章事。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

世宗以王溥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仁浦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為人謙謹。世宗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

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為忝。又以

吳延祚為樞密使。韓通充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

趙匡胤兼殿前都點檢。世宗嘗問相於兵部尚書

張昭。昭薦李濤。世宗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卿

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

節也。昔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以為不殺必為

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

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世宗曰。卿

言甚善。然濤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詎諧。不修邊

幅。與弟澣甚友愛。而多譁浪。無長幼體。世宗以是

薄之。又以翰林學士王著幕府舊僚。屢欲相之。亦以其嗜酒無檢而罷。

### 周主榮殂。梁王宗訓立。

世宗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是日殂。在位六年。世宗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畧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為治。發姦擿伏。聰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又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

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寢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梁王宗訓即皇帝位。年七歲。司馬氏光曰。太祖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危而發。雖履天下之籍。而家室先覆矣。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

遂能變弱為強。因敗為功。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又以桴鼓之隙。治律歷。興禮樂。審法令。修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能知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夭。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固非人謀之所及也。

周以趙匡胤領歸德軍節度使

南漢殺其尚書右丞鍾允章。以龔澄樞為內太師

南漢主鋹。以允章藩府舊僚。擢為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鋹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內侍監許彥真告允章欲

作亂。玉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乃收允章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未幾以澄樞為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亡國。

通鑑纂要卷之六十六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六十六



